
ICANN72 | 虚拟年度大会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RSSAC
太平洋夏令时 (PDT) 202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 — 16:30 至 17:30

莉莎·邵利诺

(LISA SAULINO): 谢谢，温迪 (Wendy)。本次会议现在开始。请开始录制。

[正在录制]

莉莎·邵利诺：大家好。我是莉莎·邵利诺，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

本次会议提供六种联合国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请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

讨论组成员请注意，为了方便记录，请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请指明你要使用的语言。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从同声传译菜单中选择你要讲的语言。

此外，请确保将所有声音通知和其他设备静音，同时放慢语速、吐字清晰，以便口译员能听清楚你的发言。

注意：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这场讨论只在 ICANN 董事会与 RSSAC 成员之间进行。因此，我们不会接受观众的提问。不过，所有与会者都可以在聊天室中留言。请使用聊天室中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复所有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这将使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评论。

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式字幕” (Closed Caption) 按钮。

话不多说，我现在将时间交给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马腾·波特曼：

非常感谢，莉莎。欢迎弗莱德 (Fred)，以及来自根服务器社群的所有人员参加本次会议。本人很荣幸今晚能够与大家一起进行讨论。

当然，这场会议的主题也是 ICANN 的核心职能之一。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现在，有请我们在董事会中的代表、RSSAC 联络人主持会议。

卡菲 (Kaveh)，请开始吧？

卡菲·兰吉巴

(KAVEH RANJBAR): 非常感谢马腾，欢迎大家。今天我已经连续工作 17 个小时了，可能会有点累，但我会尽力而为。

欢迎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人员。我看到了不少 RSSAC 成员。正如大家所见，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董事会主席马腾；BTC 董事会技术委员会主席前村昌纪 (Akinori)，以及其他几位董事会成员。另外，出席会议的还有 RSSAC 主席弗莱德·贝克 (Fred Baker)，以及 RSSAC 副主席布拉德·弗德 (Brad Verd)。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今天的议程 — 对，非常感谢。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好的。第一个讨论主题是 RSSAC 向董事会提出的，基本上就是 RSS 治理结构的成功标准的状态更新。这其中有一些历史背景。现在有请弗莱德和布拉德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并主持讨论。弗莱德。

弗莱德·贝克: 好的。在这方面，我还要倚重布拉德的协助。

GWG 流程已经正式推出，并且带来了一些改变，但根服务器运营商还不太确定他们是否已步入正轨。所以根服务器运营商 — 我首先说一下 RSSAC 与根服务器运营商的区别。根服务器运营商是一系列负责运营 RSS 网络的公司。RSSAC 是 ICANN 组建的一个委员会，主要负责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建议，特别是

当 ICANN 提出问题以及我们认为 ICANN 需要熟悉某些事情时。这两个组织之间肯定是有关联的，但他们并不相同。

根服务器运营商曾共同探讨他们心目中的下一代 RSS。那场探讨是由两个人专门负责主持，一个是 RSSAC 副主席布拉德·弗德，另一个是 ISC 法律顾问罗伯特·卡罗琳娜 (Robert Carolina)。并且 — 什么？根服务器运营商经过六个月的讨论，最终编制了一份文档，其中描述了他们认为下一代 RSS 就当具备的重要特点。

RSSAC 正在准备以编号文档的形式发布该文档，但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可能要到下周的某个时候才能正式发布这份文档。我也希望我现在就能将这份文档分发给大家，但情况还不允许。希望我们能在下周或不久的将来发布这份文档吧。

布拉德就是该文档的原作者之一。你要就此说几句吗？

布拉德·弗德：

好的，对。我简单说几句。

之前 GWG 曾站在他们的角度对 RSO 社群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于是 RSO 社群编制了这份文档作为回复。RSO 社群对于 GWG 的部分观点感到颇为惊愕，并做出了积极回应，包括向 GWG 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后来，在 GWG 编写完成整个文档并发布给 RSO 后，双方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通过纵观全局，

RSO 得以了解其他组织对于他们的看法和期望，于是乎，我们发起了一场关于根服务器系统治理系统或治理机构的成功标准的对话。

这场讨论进行得非常热烈，犹如活了过来，最终催生了这份文档。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我们继 RSSAC 37 和 38 后自然而然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我认为，这份将在未来几周内发布给大家的文档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中阐述了根服务器运营商组织对于创建治理系统的下一步行动的观点，基本上也就是一套成功标准。我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和工作，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 GWG 暂停了他们手头的工作，与我们 RSO 一起编制这份文档。这是我们许多人耗费大量时间得出的成果，在那段时间中，我们每周甚至每天都在讨论这些工作。最终，RSO 汇总了社群中的一致共识，向 RSSAC 提交了这份文档，当时 RSSAC 就准备以编号文档的形式发布这份文档。

RSSAC 接收文档后，又加入了一些他们的意见。虽然大部分内容没有变化，但他们确实增加了一些内容。他们补充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并做了一些更改。但没有涉及实质性的修订。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份整合了双方意见的文档。

正如弗莱德所说，这份文档的编制工作已经完成。目前已经定稿。我们正在等待完成发布前的准备工作，或者等投票通过后发布这份文档。RSSAC 准备将它作为独立文档发布，因为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其中包含所有 RSO 的一致共识。我们随后

还将发布一份编号文件，在其中包含一项建议，即：将这份文档纳入已启动的流程中，也就是 RSSAC38 的建议 1。

那还没有定案，只是初步建议。关于这份文档，RSSAC 方面已经完成的工作进度就是这样。那份文档应该很快就能发布给大家了。

如果大家对于这份文档有任何问题，我将很乐意回复，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提供反馈。当然还有许多其他 RSO 和 RSSAC 代表深入参与了这份文档的编制工作，也欢迎他们提供宝贵意见。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布拉德。[听不清] 有一个问题。

马跃然 (GORAN MARBY)： 马腾，你是要提问吗？

马腾·波特曼： 是的，不，当然。感谢大家付出的所有辛勤工作。我们也一直在通过我们的联络人崔普提 (Tripti) 和利托 (Lito) 关注着工作组的工作情况，我们知道卡菲是个大忙人，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看到这份文档。我的问题是：在这份文档发布之后 — 我并不是要求你们做一个演示，因为我们也非常

重视这个流程，就像你说的那样，这是一份经过了 RSSAC 认可的文档。— 你们希望董事会如何处理它？那够不够清楚？

弗莱德·贝克： 嗯 —

布拉德·弗德： 是的 —

弗莱德·贝克： 请继续，布拉德。

布拉德·弗德： 是的，马腾，我认为在我们向董事会提交建议后，一切就会很清楚。

我们 RSSAC 和 RSO 都很感谢 GWG 暂停了他们手头的工作，转而协助我们完成这项工作。我们知道，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继续去忙他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也不想耽误他们太久的时间。我们之前的目标是在 9 月 23 日之前将这份文档交给他们，但我们没能做到，因为 — 我们觉得这份文档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没有急于求成，而且是尽量把内容写得详实准确。

至于我们希望董事会如何处理这份新文档，我们会在建议中清楚说明。我们会将那份建议提交给你们，那是 RSSAC 整理出来的。

马腾·波特曼： 好的，董事会很期待看到那份建议。

布拉德·弗德： 重申一下，我认为工作组也认同这是治理系统发展过程的下一个自然步骤。我们经历了这个过程中，从中获得了不少经验教训，我认为 GWG 对所有相关方都非常有教育意义，它促使我们走到了这里。这份文档也是由它催生的，这算得上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很期待与大家分享它。

马腾·波特曼： 谢谢，布拉德。

马跃然： 我可以说几句吗？可以吗，卡菲？

我只是想说，我一直在关注和支持 RSO 的这项工作，因为我们也对我们自己的 IMRS 服务器做同样的工作，我本人就参与了其中。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流程，包括所有这一切的工作。我认为 — 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我可以冒昧地说，它

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 RSO、RSSAC 以及 ICANN 组织和董事会之间的流程。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有价值的讨论，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你们的建议。

所以我想对你们 — 我要对工作组以及 RSO 和 RSSAC 社群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的辛勤努力和无私付出。我认为你们正在做 — 我曾经说过，我认为你们所做的这项工作与 ICANN 管理权移交一样重要，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谢谢你们。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跃然。我认为还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我们重视多样性，同样也重视达成共识，特别是对于这种类型的材料，其中涉及大量内容，包括很多基本定义，并包含许多建议，编制一份这样的文档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RSO 是一个包含 12 家组织的社群，他们最终能够达成一致共识并编制出这份文档，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好的。

还有其他意见吗？布拉德？

布拉德·弗德：

崔普提，我好像看到有人举手了。没有吗？

马腾·波特曼： 我看到利托举手了。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利托应该比我先举手。

布拉德·弗德： 抱歉。请说，利托。

利托·伊瓦拉
(LITO IBARRA)： 谢谢，布拉德。谢谢卡菲。谢谢，弗莱德。

我是利托·伊瓦拉。我是根服务器系统治理工作组的董事会联络员之一。如大家所知，我和崔普缇一起工作过。

我要重申一下，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组建之日开始，工作组的工作就是尝试以一种实用的方式来解释和翻译 RSSAC 及根服务器运营商在 RSSAC 37 和 38 中提出的模型。

总的来说，这种模型是互联网生态系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而且这种模型与 ICANN 在安全、稳定与弹性方面的使命非常一致，因为顾名思义，根服务器是互联网的核心。

因此，当我们收到 RSSAC 37 和 38 时，我们非常高兴。

但老实说，我们当时毫无头绪。这是一个全新的流程，我们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处理预案。所以我们一起开始思考如何面对它，如何适当地应对这一挑战。这就是工作组最初的工作内容。正如我们一直关注的那样，工作组投入了大量时间并开展了反复讨论，希望提出一种能够适合并响应现有的 RSSAC 37 和 38 模型的机制。

正如布拉德刚才所说的，我认为这份将在几天后发布的文档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下一步行动，其中将提供一个更简洁、更明确的框架，以便工作组遵循该文档中汇总的各项指南。我知道大家还没看到那份文档。但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我相信这份文档会描述一套成功标准，让工作组能够根据这些标准提出一个提案 — 一个符合根服务器运营商社群耗费长达三年左右制定的提案中提出的原创构想的模型。

我认为整个董事会都是如我所说这般期待看到这份文档，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所有根服务器运营商和 RSSAC 编制这份文档，正如布拉德所说的，它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下一步行动。谢谢。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利托。

我看到崔普缙举手了。

在有请崔普缇发言之前，我想借此机会向两位即将离任的董事会成员表示感谢，他们是利托和梅丽克 (Merike)。利托是董事会在 GWG 的联络人之一，梅丽克是一位 BTC 成员，他们都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

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非常感谢。

崔普缇，有请。

崔普缇·辛哈：

好的。谢谢卡菲。

我就刚才讨论的内容补充几句。这些工作正好在 ICANN 的使命和职责范围内。这些工作早在几年前便已经启动。我们所有人都在期待它能得到成功实施。

话虽如此，我想说的是，在 GWG 流程中 — 我和利托都是 GWG 联络人 — 布拉德和其他人都曾反复强调一点，即我们不要忘记与 IANA 进行密切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两者之间息息相关。它们在本质上是紧密相连的。IANA 做什么，根服务器运营商就会做什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同心同行。

ICANN 的使命也及我们的利益相关方社群都要求我们这么做。DNS 的范畴非常广泛。我现在好像是在跟大家说教一样的。但如大家所知，我们没有单一的利益相关方。我们是一个多利益

相关方社群。当我们在大约五六年前开始编写这份文档时，我们的利益相关方社群就已经存在于 ICANN 生态系统中。因此，不管治理模型最终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能忘记这两个关键要素，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正在急切地期待着这份文档的发布。

我还想强调另一个问题，今天大家一整天都在讨论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与政府保持联系以及与各种立法机构接触。

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实施的这个治理模型能够解决社群的这种技术需求。

因此我们需要谨慎行事，避免出错。

是的，大家知道，这项工作的进度比我们预期的要落后了一些。但最终，我认为我们将建立一个坚如磐石的模型。所以就算我们一路上有一点曲折，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将不断完善这个流程。

另外，我要借此机会感谢 RSSAC、弗莱德和布拉德以及所有其他为这项工作做出过贡献的人。我们期待尽快看到你们的文档。我坚信，我们最终将会建立一个正确的模型，该模型将由我们的利益相关方社群掌握，并且契合 ICANN 的 IANA 架构。谢谢你们。

交回给你，卡菲。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崔普缇。

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就这个主题发表意见？我看到没有人举手。

那么，下一步行动基本上就是将这份文档提交给董事会，然后在 RSSAC 出版物中作为 RSSAC 向董事会的建议公开发布。这份文档将会很快发布。

就此而言，我们实际上可以 —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评论，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董事会的问题了。

布拉德·弗德：

我们的目标显然是对此事进行投票，但我们也想要将它提交给 GWG。我认为 RSSAC 内部付出了很大努力 — 我认为有评论称，是信息共享不足导致了惊愕的情绪，进而使得工作出现暂停。所以现在我们要尝试充分共享信息，不要怕分享得太多。

因此，一旦文档定稿并准备好进行投票，我们就会向 GWG 提交一份初步文档，以便他们开始着手处理。

我们希望让大家都能满意。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布拉德。

马跃然： 包括我吗？我很高兴布拉德也想到了要让我满意。

卡菲·兰吉巴： 好的。

[笑声]

布拉德·弗德： 跃然，我随时为你服务。

卡菲·兰吉巴： 很好。非常感谢。

好的。我看到没有人举手。现在，我们开始讨论董事会向 RSSAC 提出的问题。请播放幻灯片。

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

好的。

实际上，我们在几个小时前召开了 RSSAC 月度会议，我在会议上向 RSSAC 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些问题，现在我要再次向 RSSAC 提出来。

作为 RSSAC，我没有就这两个问题听到任何立场。但是，当然，如果有任何个人或董事会成员想要澄清某个问题，我们可以现在讨论一下。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我们如何改进或提高与全球政府合作的效率？欢迎大家向董事会就此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

RSSAC 方面有什么意见吗？弗莱德，有请。

弗莱德·贝克：

好吧，我先声明，我的发言不代表 RSSAC 的立场。RSSAC 没有授意我做这个发言，也没有一群人在我身后说“没错，弗莱德，你就这么说”。

但在我个人看来，我们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与那些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合作。我和布拉德都曾与 GAC 合作过。我们曾应 ICANN 的要求与中国社群进行探讨。我们还曾在 IGF 会议上与台湾社群进行探讨。

我们会见过不同地方的政府组织。

另外顺便说一下，RSO 通常很乐意与任何抱有合作意愿的政府组织进行接触。

我感觉我们已经尽力完成了我们知道该如何做的所有工作，而没有被政府组织质疑过。

所以我在想，我们是否还忽略了哪些工作，你们希望我们怎么做？

卡菲·兰吉巴：

马腾。

马腾·波特曼：

好的，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才变得如此明显的，我都有点不想提了，但我们在一起 —

例如，根据 NIS2 指令，它不仅关系到 ICANN，不仅来自根服务器运营商，不仅关于 RIR。它关乎这一切，并且我们务必共同坚定地表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来运行这个互联网，而在这个模型中，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从不同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任何人都能对它产生影响。每个人对身边事物的看法可能各不相同。我认为我们都需要更加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如果确实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可以一起面对。

卡菲·兰吉巴：

马腾，我看到布拉德举手了。

我也快速补充几句，去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个别 RSO — 有人在 RSSAC 上提出了这个正在发生的问题。

在公共评议期内，各个 RSO 基本上都提交了自己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有些 RSO 组织是在欧盟以外运营，但他们也花了不少时间来提交意见并参与这个流程。

另外说明一下，RIPE NCC 是两家欧盟境内的 RSO 之一。ICANN 组织也主动为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万分感谢。

就这个案例而言，我们实际上是联合起来与欧盟各国政府对话，向他们陈述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真实看法。我们得到了大力支持。至少我可以代表 RIPE NCC 这么说。

我看到布拉德举手了。

布拉德·弗德：

我就大家刚才所说的意见补充几句。就这个问题而言，也就是与全球政府合作以及教育/培训之类的工作，我们会反复、一致地强调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甚至我们在创建某些文档和建议时也会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成为各政府组织参与我们工作的中心点。如果他们要就根服务器系统的治理方式发表任何意见或者进行任何互动，那么他们可以从这个中心点入手。

卡菲·兰吉巴： 谢谢，布拉德。我看到弗莱德举手了。

弗莱德·贝克： 我附和一下马腾和布拉德的意见，同时补充几句。不管是不是讨论这个特定的问题，但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遇到我们需要回复或需要我们协助的特定问题时，我们会随时提供帮助。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弗莱德。

崔普缙，有请。

崔普缙·辛哈： 卡菲，我要说的意见基本上已经被他们说完了。至于弗莱德刚才提到的“你们是否还忽略了哪些工作”，实际上你们没有忽略任何工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棒。我们双方的步调非常一致。就让我们继续合作，及时了解情况，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好。正如你所说的，我们的利益相关方社群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社群。

这个社群就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携手将治理流程落实到位。这项工作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一定能做好，一定能完成的。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崔普缇。

布拉德？然后是跃然。

布拉德·弗德： 我补充几句，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政策的远景扫描。如果 ICANN 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那将非常有益。然后我们显然也会 — 开展同样的工作。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布拉德。

跃然。

马跃然： 谢谢。
我想我们已经 — 谢谢卡菲。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我们与欧洲议会之间的互动早已公开。但我不想 — 我们也有机会说服一些非欧盟成员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一些成员国和欧盟主席就如何落实这一 NIS2 指令发送了官方文件。

但是其中之一 — 但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欧盟委员会仍在继续大力宣传他们对于落实这项工作的主张，包括在正式场合向人们宣传冗余根服务器系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我们 — 另外，国际电信联盟的俄罗斯选举候选人也曾明确提出过一种替代的政府管理系统，并认为我们所有人、ICANN、IETF、RIR 和根服务器都应该接受政府的控制。

为什么董事会、我本人以及 ICANN 组织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探讨，原因之一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合作，我们需要你们的技术专长。请记住，ICANN 章程明确强调了我们会处理技术问题。我们不参与制定实际政策。

最后，我们还与政府组织就其他问题进行了合作，我们会询问他们的想法。根服务器系统是 — 众所周知，当前分发标识符的方式有什么问题？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之一就是报告机制，我们之前也曾就此进行过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个别或整体根服务器运营商的报告机制。如果这个机制只是看上去有效，那么将没有人会信服其有效性。我认为 — 想必大家已经在我的 CEO 目标中看到，我们将着手从 IMRS 和 IANA 层面增加两个报告级别。这样至少可以填补报告机制的空白。基本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是的，一切都很好了。因为有时候，事实 — 我们称之为“闪烁蓝色”。但是通过一个闪烁的蓝灯告诉大家日前一切顺利也还不错，直到可以确保它最终永远不会发出红色警报。

因此，在与政府组织的讨论中，我们应该继续抱着开放合作的心态，没有必要过度防备。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政府组织的担忧，并看看我们整个根服务器运营商组织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善我们的工作。

但我想 — 我在过去几天里已经听过好几次，说这项工作算是已经完成了。欧盟委员会不断地在会议上 — 强调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必须全面考虑各种变数。我们正在各种论坛上就此与他们进行辩论。

所以在事情盖棺定论之前，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了胜利。

谢谢。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跃然。

我没有看到其他人举手了。

好的，弗莱德，有请。

弗莱德·贝克： 好的，我附和一下跃然的意见，我也赞同这项工作很重要。问题是“这项工作”的含义是什么？

实际上，在 NIS2、在俄罗斯联邦以及在其他场合，我并没有听到我们已就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达成一致的说法。例如，NIS2 指令规定，如果有人攻击注册服务机构或注册管理机构，并且获得了 WHOIS 信息的访问权限，那应该就说明系统存在漏洞，应该被谴责。这或许是真的，但我们不是注册服务机构，也不是注册管理机构，所以请告诉我这其中的逻辑。

这就是“这项工作”的定义的一个例子。而且我完全不知道，“这项工作”在什么情况下会对根服务器运营商变得如此重要。我担心，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不仅限于金砖国家，还包括其他国家，当地政府组织之所以想要控制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控制根的内容，而这会阻碍互联网的成功运行。

所以我重申一下，如果这就是他们所指的“这项工作”，那与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就是背离的。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让互联网良好运行，而不是破坏它。

我对这一点有些担心。我希望就那个特定语境中“这项工作”，听到一个明确的技术性定义。

现在交回给你。

马跃然：

我可以讲几句吗？所以问题是，你永远无法从立法者那里得到一个纯粹的技术性 — 永远不会只提出技术性问题。当他们说他们发现了根服务器的某个技术问题时，他们谈论的可能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从政治层面讨论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构建方式和参与组织。

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给出回答。在参与这项工作时，我们会尝试就此事进行平衡，所以我们不就政策本身发表意见，但我们确实会努力解释即将出台的立法存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它被政治化了。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我们 — 不应该指望我们在谈判桌上只会遇到技术性问题。我们会认为，**A**：这个方案不行，因此我们应该形成 — 选择 **B** 作为一项立法。他们可能会说，他们不赞成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方法下构建互联网的开放包容性和互联性，这就是我们想要改变底层模型的原因。

弗莱德·贝克：

是的，他们想在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多边模型。

马跃然：

问题之一是，我之前也曾公开提过，一部分过去一直支持这种意见的人，现在有点随大流了。

当欧盟委员会提出这样的立法解决方案时，听上去其他国家也持相同立场，我们 — 老实说，这有点出人意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 — 我认为这有点像是关于民主的讨论。有时候，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才能让人们知道民主并非一种理所当然的结果。

我们发现 — 有关根服务器的讨论也是如此。我们发现，有些关于新 IP 的协议的讨论实际上与新 IP 完全无关。我们发现，他们称之为 alt 域的东西实际上与域名完全无关，那只是某个人的电脑。我们在好些对话中都发现了这种问题。你们这个工作组代表着许多不同的组织。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的角色也包括担任教育者和培训者。因为社群中有许多优秀的行动者。这其中也涉及商业利益。5G 规范中引用了所谓的“尽力而为的互联网”，而没有我们所提出的“非尽力而为的互联网”，这与互联网完全无关。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现在换一个大家司空见惯的概念。

我并不是在鼓吹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风险，但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 — 我认为我们必须共同面对挑战，因为在座的我们都认同互联网生态系统是围绕标识符构建的，根服务器运营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坚信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人们在这个开放、可互操作的互联网上进行交互是对的，任何妨碍这个生态系统的举动都将对全球互联网用户造成不利影响。这个生态系统有很多好处。他们似乎把这些都忘记了。

弗莱德，我知道我这番话并非一个技术性答案，听起来又长又臭，像是在讲哲学。我希望我们目前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能把这项工作处理好，最终可能 — 请记住，不仅是欧洲根服务器运

营商会受到这项立法的影响。这件事的影响范围会扩大到美国政府，并非因为我认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关心 — 不在乎他们要受到欧盟的监管。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发现受影响的组织在增多，我们必须与他们打交道。希望我们能赢得这场战斗。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跃然。对此我完全同意。我认为这项工作的关键实际上是设法吸引和教育政府组织，因为我们一直在宣称我们不负责运营互联网，而事实也是如此。因此，政府组织可能看到了由他们来运营互联网的机会。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互联网在推动我们，对不对？这背后存在共识这股巨大力量，我是指决定互联网运行方式的技术标准和应用方法，是这股力量促成了现在 ICANN 构建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说，让欧盟完全改变立场。特别是在唯一标识符空间中，这是我们使用的这个互联网的标识方法。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控制这个空间，但他们会去尝试。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教育他们，并确保他们了解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以及系统的运作原理。

我这里有一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的类比 — 众所周知，英语是科学界的语言，这并非政府的选择结果，对不对？这是自然出现的。过去，科学界可能使用法语或其他什么语言，但某个政府并不能决定现在将它换成语言 B，而不再使用英语。但如果它对人们造成了不便，那么人们可以推动改变它。

所以需要大家达成共识。这一切的背后存在一股力量。有了这个模型，我们就能够在那股力量的作用下开展实际行动，并控制那股力量。但是，如果有任何政府组织或团体认为他们可以控制和左右这件事的走向，那我认为他们必然会失败。所以，我们首先要教育他们，从技术角度告诉他们这个新兴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然后才开展其他工作。

跃然，我不知道之前没有人提出这个意见。

好的。我们看到 — 好的。我看到没有人继续举手了。董事会还向 RSSAC 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请播放幻灯片。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关于建议跟踪系统的，以及我们向 RSSAC — 向董事会提供的最新建议。现在看有没有人要对此发表意见，或者我们对当前流程是否感到挺满意。

我想请布拉德或弗莱德来回答这个问题 — 因为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团队，即我们优秀的支持人员加上主席和副主席，— 他们作为一个团队负责对接董事会和 RSSAC 的跟踪工作。他们应该最为了解这个问题。

布拉德。

布拉德·弗德：

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流程运行得挺好，那些工具也很实用。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反馈了。

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或精力来改变任何内容了。我认为它运行得很好，至少对于 RSSAC 而言是这样。我觉得就这样挺好的。不知道弗莱德有没有其他意见。

卡菲·兰吉巴： 好的。谢谢。

弗莱德？

弗莱德·贝克： 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就说一下 ICANN 向 RSSAC 和社群的其他成员组织派遣工作人员这个事情吧。当我有问题时，顺便说一下，每当从 ICANN 收到这些消息时，我几乎总是会有问题，比如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你们希望我们还做哪些工作。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去找工作人员讨论，而工作人员最终也会提供非常好的意见。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弗莱德。
作为一个联络员，我也觉得他们很有帮助，我可以通过他们获得足够的信息，以便了解建议的状态、工作进度，以及是否需要任何一方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流程也很清楚、有效。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人要提出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

没有人要发言，那么我要宣布休会了。谢谢大家。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谢谢。

利托·伊瓦拉： 谢谢大家，再见。

布拉德·弗德： 谢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